

散落徐州的
民间艺术

睢宁云牌舞

睢宁云牌舞是徐州东南故黄河两岸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起源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是年,邳州人陈肇宪为向康熙帝呈递灾情,组织女童手持云牌组成“水患无情皇上有情”字样,促使朝廷免除当地赋税。该舞蹈由扇子舞演变而来,表演者通过变换队形模拟云彩动态,最终叠出“天下太平”等吉祥文字。

●受访者

姜玉梅,国家二级演员,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舞蹈家协会会员、徐州市戏剧家协会会员、睢宁县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睢宁云牌舞传承人,现任睢宁老年大学副校长。

睢宁云牌舞

云牌会说话,舞步亦成诗

本报记者 吴一凡

云起下邳 一段穿越三百年的舞蹈史诗

云起睢宁,舞动百年。在徐州东南的故黄河两岸,有一种舞蹈,如云般轻盈,如诗般悠远——它便是睢宁云牌舞。手持云牌的舞者,以步伐为笔,以队形为墨,在天地间勾勒出浮云流转、岁月变迁的画卷。这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艺术,更是一段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记忆,承载着劳动人民对“天下太平”的朴素祈愿。

时光回溯至公元1689年秋,康熙帝南巡至下邳。此地因自1668年遭受8.5级大地震之后,又连年遭受黄河决口导致的水灾,加之赋税一直没有减少,人民生活十分艰难。邳州人陈肇宪为拦道上疏灾情,组织了十多名女童以表演民间云牌舞的形式,巧妙打出“水患无情皇上有情”的字样。康熙观后,迅速责成江苏抚臣调查复奏,最终免去此地20年租赋银粮。从此,下邳云牌舞轰动中原地区,后随世代有序传承,又改称“睢宁云牌舞”。这门从民间疾苦的土壤里破土而出的艺术,自便注入了为民请命的灵魂。它不再仅仅是娱乐的舞蹈,更成为连接皇权与民意的天梯,从一项急中生智的“智慧”,蝶变为睢宁的文化象征,开启了跨越三百余年的传承史诗。

最初的云牌舞,深深扎根于乡土社会的节庆与信仰之中。传统的云牌舞,多由8至16名女童执云牌而舞。云牌以竹篾编制,外裱云纹,高二尺,宽一尺。舞者手持双牌,通过丰富的步法与队形调度,细腻摹写秋夜天际流云的千姿百态;伊始,天际浮现浮云、淌云、穿花云,轻盈曼妙;忽而风云突变,乌云翻涌,渐次化为风云、卷云、雨云,场面急转,如暴风雨将至;俄顷雨歇天晴,小磨云、大磨云、蹲云、巧云次第呈现,云图流转,最终巧妙叠映出“天下太平”四个大字。这不仅是自然景象的诗意再现,更是历经磨难后,劳动人民对安居乐业、世事长安最朴素而深沉的渴望。

自康熙年间至清末,云牌舞主要由下邳陈氏家族传承;清末民初,传承范围扩展至张氏家族。云牌舞演出多集中于春节前后及每年四月初八的下邳羊山庙会。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云牌舞的演出既给一年一度的大型庙会增添了隆重气氛,也让前来烧香拜佛和赶会观光的远方客人一饱眼福。然而,抗战烽火燃起,羊山寺庙被毁,云牌舞亦随之沉寂。

转机出现在1956年。在全国大兴民族民间歌舞的浪潮中,一位60多岁的张氏老艺人(张家连续四代热爱表演云牌舞的末代传人)将珍藏八十载的云牌道具无偿捐赠给睢宁县文化馆,并传授表演技艺。睢宁县文化馆从睢城小学抽调8名才艺突出的学生加紧复排。同年冬,睢宁云牌舞参加江苏省农村业余文艺会演,荣获优秀节目奖和演出奖。1957年3月,它更是与睢宁落子舞一同代表江苏省赴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天桥剧场博得满堂彩,演员们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云牌舞,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终于从乡野走向殿堂,从地方走向全国,成为睢宁人民引以为傲的文化名片。

舞者初心

姜玉梅与云牌舞的半生缘

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席卷,多元文化的冲击与人们审美趣味的改变,让云牌舞这门古老的艺术如风中残烛,摇曳不定。民间老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一代兴趣转移,云牌舞的传承一度陷入“散失断代”的濒危困境。那些曾在庙会上引人驻足的云图变幻,那些寄托着“天下太平”愿景的舞步,仿佛就要随着老一辈的离去而消散于时光的褶皱之中。

就在这薪火将熄的时刻,姜玉梅毅然站了出来。驱使她的不仅是责任,更是从小根植于心的那份纯粹热爱,以及她心中放不下的那些在云牌间流淌的乡土记忆。她深知,历史的荣耀终将归于尘土,古老的艺术唯有融入时代的脉动,才能获得不息的生命力。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轻柔地洒在睢宁老年大学训练室的木地板上。姜玉梅手中轻握云牌,步履如云般轻盈。她的眼神专注而温柔,仿佛在与每一片“云彩”低语,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我从小就喜欢看云牌舞,觉得那是天上掉下来的艺术。”姜玉梅的回忆带着乡音的温软。生长在睢宁这片文化沃土上,她自幼耳濡目染,对民间舞蹈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那时候看老艺人表演,云牌在他们手中仿佛真的活了,能让人看见云的流转,感受到风的方向,感觉太神奇了。”

2001年,因工作调动,姜玉梅来到睢宁县文化馆工作。身份的转变,让她得以更系统地接触和学习云牌舞,也让她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这门艺术背后深厚的历史积淀。工作之余,她开始翻阅馆内资料,追溯云牌舞从清代起源到当代传承的脉络;她一次次地走进田间地头,拜访散落乡间的老艺人。

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虽已难登台起舞,却仍记得每一个队形、每一段节奏。姜玉梅坐在他们身边,聆听那些口耳相传的往事,用心记下每一个细节。由于老艺人们年事已高,许多动作已无法完整示范,她只能依据老人们的口述,结合自己的理解反复揣摩、练习,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复活”那些濒临失传的舞步。

学习从最基础的“云步”开始。没有现成的场地,她就在村头的打谷场上练习;没有现代化的设备,那就全凭老艺人口传心授。“云牌舞最难的是‘气韵连贯’。”她边说边轻轻示范着,“手要稳,步要轻,气息要绵长,眼神要随着云牌流动,仿佛自己就是那片云。”

为了练好“云步”,她常常迈着细密匀称的步子,一练就是几个时辰,直到腿脚发麻也不停歇。云牌舞的队形变化错综复杂,她常在晚上独自在田间地头反复排练,借着皎洁的月光,揣摩每一个转身的角度、每一次举牌的力度。“要把自己想象成云,动作要行云流水,不能有丝毫滞涩。”她说,“有时候练到忘我,感觉自己也化作了一片云,在夜空中自由飘荡。”

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便与这古老的舞蹈紧密相连。“接过云牌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不仅是技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说,“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失传。”

云舞新声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永恒

面对传承的困境,姜玉梅深知,简单的复制无法让古老艺术重获新生,必须在传承中创新,实现云牌舞与当代审美的对话。她开始尝试将云牌舞与“落子舞”巧妙融合,在保持传统神韵的基础上,为舞蹈注入新的活力。

“传统不是静止的,它是流动的河。”姜玉梅说,“我们要做的,是让这条河永远奔流不息。”为此,她大胆地在传统步法中融入现代舞蹈元素,让云牌的流转更加富有表现力。为了更好地展现“云”的意象,她邀请睢宁县柳琴剧团的沙兴国根据当地文化特色,创作专属少儿云牌舞音乐,让音乐与舞蹈相得益彰。在服装设计上,她突破传统的红色两件套,设计出更加飘逸灵动的舞裙,让舞者真正化身为“云中仙子”。

最令人称道的是,姜玉梅针对不同年龄的学员,对云牌道具进行了改良创新。她为年幼的学员制作了更轻巧的云牌,让他们能够轻松驾驭。为表演需求,她还设计了云朵状、可发光的云牌,让舞台效果更加梦幻。“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我们要做的是让传统的精髓通过当代的语言传达出来。”姜玉梅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近30年来,这份坚守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姜玉梅培养的学员近千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5岁半,最年长的已逾花甲。她带着睢宁云牌舞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向世界舞台,让这门古老艺术在稚嫩或沧桑的手掌间传递。

从濒临失传到重焕生机,姜玉梅用半生的坚守,诠释了一个传承人的责任与担当。在她的努力下,许多经她启蒙的孩子,如今已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年轻传承人,成为播撒睢宁云牌舞种子的新力量,让这朵古老的艺术之花,在新时代的春风中重新绽放。

那些在晨曦中起舞的身影,那些在排练场上流淌的汗水,都在诉说着一个不变的真理:真正的传承,是让古老的艺术在当代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枝丫,开出时代的花朵。

本报记者 何昌键 摄



▲姜玉梅在指导学员手部动作。



▲姜玉梅在练舞。



▲“天下太平”造型。